

上帝公的香火袋

編劇 邱安忱

(片段節選)

■第四場

場景：春滿家，第一天，星期四傍晚。

(阿孝從房間內走出來。)

孝：阿婆，冰箱怎麼剩那麼多包子？

春：下雨生意比較差。沒關係，明天天氣一定會變好！

孝：阿婆，這給妳戴著。(取下掛在脖子上的香火袋。)

春：這是給你戴的啊！

孝：妳每天天還沒亮就出門，香火袋還是妳戴我比較放心。

春：你戴啦！

孝：唉喲，妳戴啦！(將香火袋掛在春滿脖子上)阿婆，我問一下下你哦。

春：什麼事？

孝：為什麼你會有阿祖的爸爸的香火袋？

(年輕的女子秋霞，出現在舞台另一側。她坐在梳妝台前，一隻巨大的手，拿著口紅幫她上妝、上粉，最後幫她戴上一頂白色新娘婚紗。)

春：阿婆有一個很要好的國中同學，叫秋霞。她爸爸因為家裡需要五十萬，就把她嫁給一個陌生人，秋霞結婚那一天，抱著我一直哭。

(軍歌出現，春滿的先生穿著空軍制服上場。)

我很害怕變得跟秋霞一樣。後來認識你阿公。他們的軍隊駐紮在屏東。你阿公很喜歡我，為了追我，每天都到我們家買包子。

(阿公含情脈脈，讓春滿羞澀異常，一朵花從兩人中間長了出來，阿公拔下，送給春滿。春滿收下，春滿依偎在阿公身上，阿公親了春滿一下，春滿更為嬌羞，阿公從旁邊拿出一大束花送給春滿。兩人開始跳舞，到中段，阿公手裡竟然多出了一個哭泣的嬰兒，春滿傻眼。)

雖然他大我十幾歲，離過婚，又有小孩，但是我也喜歡他。我決定要掌握自己的命運……就算爸媽都反對。

(春滿幫自己戴上新娘婚紗，樂聲響起，跟抱著嬰兒的先生肩並肩走入禮堂)

阿婆當年結婚的時候，家裡太窮，沒有嫁妝。你阿祖就把他爸爸的香火袋給我。這也是他給我的唯一東西了。

孝：所以…爸爸不是你的親生兒子？

春：不是。

孝：那……(頭漸低下，啜泣著)我也不是阿婆的親孫子了？

春：(抱阿孝)傻孩子，有沒有血緣關係不重要。有愛才重要。

孝：什麼意思？

春：我跟你阿公搬到台北以後，住在景美的秋霞常常帶他兒子小雄來看我。小雄每次都帶無敵鐵金剛的玩具來玩，你爸爸也吵著要。那日本做的玩具好貴。阿婆瞞著阿公，去西門町買了一個。阿公把我罵得半死！（笑著）

孝：爸爸有你真好。（親了春滿臉頰。）

春：我這麼老了還親我，好害羞。

孝：害羞什麼，阿婆是阿孝永遠的心肝寶貝。

(春滿突然咳了幾下)

孝：阿婆，妳還好嗎？

春：沒事，大概只是昨天淋了雨。阿孝，布袋戲有沒有好好練啊？

孝：……

春：怎麼了？演給阿婆看好不好？

孝：……

春：前幾天不是還一直說要演新戲給阿婆看？來，(把上帝公放桌上)也演給上帝公看。

孝：從前從前，有一個很大的大陸，大陸上住著一隻很老很老的烏龜精跟一隻很厲害很厲害的蛇精。

(傳統布袋戲形式的龜精跟蛇精戲偶分別出現在阿孝上方，彷彿阿孝正在操縱著他們，龜精跟蛇精彼此對打，以下戲中戲皆以傳統布袋戲呈現。)

蛇：來來來，你這隻萬年黑龜精，快把地盤奉上。

龜：你是何人？

蛇：我，赤鍊大仙是也。

龜：管你什麼赤鍊青鍊黑白鍊，我沒讓你向我跪拜就算你走狗運了，居然想來此地佔我地盤！

蛇：你這隻短尾精，你身體有我長？嘴巴有我大？弱肉強食，不奉我為王，嘿，嘿，絕不罷你干休。

(兩精再度對打。)

蛇：看我噴出瓦斯火將你燒死！

(蛇精噴火，龜精跳入海裡，游到大陸東邊小島。)

蛇：萬年黑龜精，你真是無三小錄用，小小瓦斯火就讓你逃之夭夭。

龜：赤鍊大仙，你有什麼能耐就游過來啊。

蛇：敢用言語刺激我！(想衝向前，卻差點落水)

龜：怎麼，不敢下水？

蛇：太可惡了，給我過來。

龜：你來啊！

蛇：給我過來。

龜：無材料，有勞遠送。

蛇：有朝一日，待我備好大軍，準讓你死無葬身之地！(下場)

龜：這大玉神山，風景真美，讓我在此佔山為王！(爬上山，狂笑。)來人啊！

眾：在！

龜：島上如果有人膽敢反抗，或對我有異心，全部抓起來格殺勿論！寧可錯殺一百，也不能放過一人！

眾：遵命！殺！

(龜精爪牙抓走一對夫妻，一個小男孩想解救他的爸媽，卻被爪牙踢開。小男孩跟爸媽分離，他嚎啕大哭著。)

孝：小男孩哭了三天三夜，他做了一個決定。

(爪牙 1 出現。)

爪 1：站住，猴囡仔，在這邊幹什麼？你不知道現在是非常時期，沒有通行證不得外出？快快回家！

小：我的家已經被你們燒得剩下灰了，叫我去哪？

爪 1：少囉嗦，再不走就把你關進集中營。

小：拜託你，讓我去大玉神山，請求龜精放了我爸爸媽媽！

爪 1：要去大玉神山，先過我這關！

(爪牙 1 飛撲要抓住小男孩，小男孩溜掉，他從另一邊上場，沒想到又遇到爪牙 2。爪牙 1 跟 2 將小男孩壓住，突然一團火球出現將眾人打散。)

(春滿一陣咳嗽打斷演出。)

孝：阿婆，妳還好嗎？

春：沒事。後來小男孩發生什麼事？（又繼續咳）

孝：阿婆，我扶妳床上休息。

春：對不起。